

巴哈伊教灵曦堂建筑艺术^{*}

周卡特编译

在阿拉伯语里,“迈什里古勒—埃兹卡尔”(Mashriqu'l-Adhkár)一语意为“对上帝的赞美发源地”。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赋予该词如下几种含义:它指巴哈伊信徒聚集咏诵经文圣典、崇拜并赞美上帝;也指一座专门用于此类崇拜活动的建筑,即灵曦堂;还指灵曦堂周围的建筑综合体,其中设有对所有宗教信仰徒开放的教育和慈善等服务机构。巴哈欧拉授命灵曦堂要建在每个巴哈伊社区的中心,只有巴哈伊信徒才可以为它的修建和动作捐助资金。

在灵曦堂周围修建的附属建筑也是迈什里古勒—埃兹卡尔综合体的构成部分。其中包括为穷人开设的医院和药房、旅社、孤儿学校、养老机构、高等研究学院,以及面向所有人(无论其种族、文化和宗教背景)开放的“其他慈善援助机构”。这些附属建筑后来被守基·阿芬第统称为社会服务机构,旨在减轻苦痛、救济穷人、提供庇护、慰藉和教育。

阿博都·巴哈将迈什里古勒—埃兹卡尔解释为一座拥有“灵性影响力”的“物质建筑”,称其“对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不仅是一个祈祷与崇拜的场所,还必须能够激发人们为重建为类生活而会诸行动。围绕灵曦堂修建的附属建筑把崇拜上帝和服务人类紧密联系起来。灵曦堂里对上帝的祈祷和赞美继而转变为灵曦堂外对他人的怜悯、关心及教导。

与巴哈伊信仰的祈祷活动保持一致并体现信仰所强调的包容性,灵曦堂的大厅以及在其中举行的活动始终保持着一种简单的形式。大厅内没有画像,也无祭坛、布道坛或者固定的讲台。没有演讲,没有布道及其他复杂仪式。因为巴哈伊信仰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所以祈祷活动没有专人主持。在活动中,受邀的朗读者可以是任何宗教的信徒,可诵读或吟唱巴哈伊或其他宗教的经典。

灵曦堂在外形方面有三个要素:圆形、九面、围绕以九座有通道的花园。之所以强调数字九,是因为在巴哈伊教看来,最大的个位数九象征着完美、全面与整合。根据古阿拉伯 Abjadiya 字母数值体系,每个字线分别对应一个特定的数值,每个词既有其文字含义,也对应一个数值。数字九正是阿拉伯词语“Bahá”(“光明”、“荣耀”)对应的数值,两者可以互换。有趣的是,灵曦堂与中国的一些传统建筑,比如北京天坛、河北承德普乐寺有相似之处,天坛有八面,普乐寺有九面。

巴哈伊社团在全球共修建过八座灵曦堂,现存七座巴哈伊灵曦堂,分别位于七个大洲。第九座灵曦堂尚在建设当中。本文将对这九座灵曦堂分别予以介绍。

^{*} 原载《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2期。本文主要内容编译自 Badiee Julie, “Mashriqu'l-Adhkár”(2009), *Bahá'í Encyclopedia Project*. Evanston, Illinois,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阿什哈巴德灵曦堂

第一座迈什里古勒—埃兹卡尔综合于 1902~1904 年间建成,位于现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市,时属沙皇俄国。当时该地的大发展既有俄国人也有伊朗人,其中一些伊朗居民是巴哈伊信徒。因为什叶派教徒对巴哈伊教普遍持敌对态度,许多新来的巴哈伊居民都避免公开自己的身份。然而 1889 年的一次危机改变了一切。当地最有名的一位巴哈伊信徒哈吉·穆罕默德·里达·伊斯法哈尼在集市上被受到什叶派教士唆使的人刺死。俄国当局对这种犯罪行为极为重视,并展开了调查。凶手供认不讳,并以其罪行为荣,最终受审定罪。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要求在座的巴哈伊信徒单独坐在法庭的一个区域,许多人因此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此后,巴哈伊社团成为受正式认可的宗教社团之一。他们获得了在伊朗或其他地方所不能享受的自由。随着当地社团的不断壮大,信徒们要求建立自己的社会机构,以体现巴哈伊的道德准则,例如男女平等以及必须为所有人提供道德和学科教育,因而着手修建这座灵曦堂。

这座灵曦堂整体上由阿博都·巴哈设计,随后亚兹德的建筑师阿克巴尔·巴纳在阿博都·巴哈的指导下完成修建。在其鼎盛时期,它涵盖供旅客休息的招待所、男校和女校、幼儿园、药房、图书馆和公共阅览室,其发展高度至今未被超越。

俄国革命十年后,当局开始对巴哈伊社团的活动加以限制。一些巴哈伊社区成员在此期间被捕或被驱逐出境。1938 年巴哈伊社团被强行解散,所有成年男子和一些活跃的妇女,总共约五百名巴哈伊信徒或被驱逐出境,或被关入监狱,或遭流放。灵曦堂也不再对巴哈伊开放,而被改造为博物馆。1948 年的一次地震将阿什哈巴德城的大片区域夷为废墟,灵曦堂也遭到严重破坏。20 世纪 60 年代初,大雨造成了进一步的破坏,之后这座灵曦堂被拆除。

二、威尔梅特灵曦堂

这是西方的首座灵曦堂,建在北美大陆的心脏地带。受阿什哈巴德灵曦堂的启发,1903 年芝加哥的巴哈伊信徒提出修建灵曦堂的设计,并得到阿博都·巴哈的大力支持。

1912 年 5 月 1 日,阿博都·巴哈于访问北美期间亲自为这座位于芝加哥郊区威尔梅特的灵曦堂奠基。在 1920 年的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年会上,与会的代表们决定选用加拿大建筑师路易·布儒瓦提交的设计图。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布儒瓦住在工地上的一间工作室里致力于灵曦堂的建造工程,直到 1930 年离开人世。整座建筑于 1953 年 5 月完工。

这座建筑的主体是一个拥有优美圆形穹顶的九角星。穹顶的九道装饰弯梁在离底部 58.2 米高的顶点处汇合。整个建筑很像一个温室,以钢铁为骨架,其他部分以玻璃填充。碎白石英、白石英砂以及可塑成细致形状的新型白水泥制成的预制混凝土嵌板,悬挂在玻璃“窗”内侧和外侧的骨架上。每块嵌板上都装饰有大量的花型图案及各大宗教的象征符号。经过雕刻的墙板上有许多镂空可透光,在灵曦堂内部形成了一种光彩夺目同时又色彩斑斓的景象。到了晚上,灵曦堂内部射出的光线

使之成为一座耀眼的灯塔,飞行员可参照它驾机驶向奥黑尔机场。巴哈伊灵曦堂目前已成为芝加哥地区著名的标志性建筑和旅游景点,在 2007 年就吸引了超过 25 万的游客前往参观。

这座位于密歇根湖边的灵曦堂在巴哈伊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守基·阿芬第将它描述为“巴哈欧拉的追随者们所修建的最为神圣的庙宇”及“巴哈伊第一个世纪的巅峰荣耀”。

三、坎帕拉灵曦堂

这座灵曦堂的修建工作于 1957 年守基·阿芬第去世前一个月开始。1958 年 1 月 26 日,在应守基·阿芬第的要求而召开的巴哈伊洲际会议上举行了奠基仪式,总共约有 1000 千名信徒来到了仪式现场。守基·阿芬第的遗孀、圣辅鲁希伊·拉巴尼(Rúhíyyih Rabbání)和非洲第一位圣辅穆萨·巴纳尼(Músá Banání)出席了这次仪式。当时还在服丧的鲁希伊·拉巴尼正经受着巨大的悲恸,但在举行奠基仪式那天却是一身白装出席以示欢庆。当她走入会场时,所有人都起立表示尊敬,并表达了他们对她的爱和关心。

在 2001 年 8 月 2 日举行的纪念巴哈伊信仰在乌干达建立 50 周年的庆祝会上,乌干达卫生部长向两千名听众宣读了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的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里,他赞扬了巴哈伊信仰在“团结来自不同信仰、种族、肤色的人民”和“赋能于妇女”的工作中所做的贡献。

四、悉尼灵曦堂

守基·阿芬第把依照他的指示所修建的第二座灵曦堂称为“整个太平洋地区的首座灵曦堂”与“澳新大陆的首座灵曦堂”。这座灵曦堂的设计是他和查尔斯·梅森·里米合作完成的,建筑地点选在悉尼以北 20 公里的小山上。整个建筑于 1961 年 9 月落成。

和威尔梅特的灵曦堂一样,悉尼的灵曦堂也创新性地使用了碎石英和混凝土混合的材料。它的圆穹顶最高处离底部有 39.6 米高,里面可容纳 600 个座位。上面的装饰性雕刻设计同样可使阳光照进灵曦堂,使内部光影交错。作为悉尼风景优美的北海岸上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它常常成为指引轮船和飞机的航向标。悉尼的巴哈伊灵曦堂每年会吸引超过 2 万名游客。

五、法兰克福灵曦堂

1953 年,守基·阿芬第号召德国巴哈伊社团在“十年计划”期间在法兰克福地区修建欧洲首座灵曦堂。最初找到的几个地点都遭到基督教会势力的反对,未获批准。之后,在民众有关宗教自由的呼吁下,1959 年巴哈伊获得了修建许可,选址于法兰克福以西 25 公里一个小村庄朗恩海恩。

法兰克福建筑师托伊托·罗霍尔的设计最终被选中,并得到守基·阿芬第和德国—奥地利巴哈伊国家灵体会的同意。它的设计为九个人口通往一个回廊,回廊围着落地窗,置身其中就可将灵曦

堂的属地和周围的乡村一览无遗。高达 28 米的穹顶上分布有 540 个透明的菱形洞孔,光线可从各个角度照射其中。

1937~1945 年纳粹执政期间,巴哈伊信仰在德国曾经一度遭禁,此后由于宗教偏见,修建灵曦堂的计划曾经几度搁浅。但是今天,公众对待巴哈伊和灵曦堂的态度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2005 年德国巴哈伊信徒在该灵曦堂的国家中心举行了百年大典招待会,当地政要和各界人士出席了活动。

六、巴拿马灵曦堂

拉丁美洲的首座灵曦堂坐落在巴拿马城以北的松索纳特山上,它是 1964~1973 年“九年计划”中,世界正义院的国际目标之一。从世界各地提交的约 50 份作品中,世界正义院选择了英国建筑师彼得·蒂洛森的设计方案。依靠新科技,其高达 28 米的抛物线形穹顶是按照贝壳原理建造的。穹顶的厚度仅约 10 厘米,并通过计算机技术辅助其实现。穹顶的混凝土是运用“喷浆处理法”来添上去的,这种方法当时在巴拿马还是第一次使用。等到混凝土成型以后,拱顶的外部再以琉璃瓦铺盖。

考虑到巴拿马的湿热气候,灵曦堂的开口处都未装玻璃,以保持室内的通风和凉爽,这带来全新的视觉效果。桃花心木制的座位放置在水磨石地板上。红色大理石碎片做出的抽象图案装饰着四周的墙壁,依稀让人回想起古代美洲建筑上精美的装饰。

七、萨摩亚灵曦堂

太平洋群岛上的首座灵曦堂落成于 1984 年。它坐落在萨摩亚最大的人口中心附近的一处高地上,俯瞰着 14.5 公里外海岸边上的阿皮亚小镇。

1979 年 1 月 27 日,圣辅鲁希伊·拉巴尼代表世界正义院与萨摩亚国家元首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共同为灵曦堂奠基。塔努马菲利是世界上第一位成为巴哈伊的在职国家元首。这座灵曦堂的设计是由伊朗出生的加拿大建筑师侯赛因·阿马纳特完成的,他的构思运用了传统的萨摩亚房屋的设计形式。这里的灵曦堂周围有很大的花园,花园里种植着 60 多种当地的植物和树木。

八、新德里灵曦堂

1977 年 10 月圣辅鲁希伊·拉巴尼代表世界正义院为新德里灵曦堂奠基。1986 年灵曦堂的落成仪式吸引了来自 114 个国家的 8000 人参加,鲁希伊·拉巴尼再次代表世界正义院出席了仪式。

这座灵曦堂是由出生于伊朗的加拿大籍建筑师法里博尔兹·萨赫巴构思设计,看起来如同一朵有九个花瓣的莲花漂浮在九个连环的清水池上。莲花在所有的印度宗教神话中都是灵性和美的象征。建筑师以这种设计承认了这些宗教的基本信仰,又暗示了承受着巴哈欧拉的到来,新的“一朵圣花开始绽放”。

莲花的花瓣用一种独特的技术建成,在建造过程中要一次性不间断地往模子里填充白色混凝土,以避免出现接缝。其中使用的双曲面模壳由细木工匠所制作。当外部的花瓣都完成以后,每个花瓣再用双曲面的大理石包起来。这些大理石都是采自希腊,并在意大利加工制作而成。

这座灵曦堂的建造靠得不是尖端设备和技术,而是印度最丰富的资源——人力。参与工程的技术人员、工程人员、工匠和工人多达 8 百余人。为了满足建设人员的需求还专门修建了宿舍、日托服务中心和小学。在炎热的夏季,工人们在相对凉爽的晚上使用泛光灯工作。工人们运用传统的技术和设备,以看似低端的方法成功地完成了这项高端的工程。虽然印度气候炎热,但灵曦堂内没有安装任何机械的空气调节设备,而是通过建筑顶端的一个开口将下面的空气抽到上面,经清水池冷却后再从侧面注入内部。截至 2007 年,该灵曦堂已经吸引了 460 万游客,成为世界上访问人数最多的建筑之一。建筑师和建筑本身都赢得了国际认可,并出现在无数的电视节目和纪录片中。

九、圣地亚哥灵曦堂

作为 2001~2006 年“五年计划”的国际目标之一,世界正义院于 2001 年 4 月着手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修建南美洲首座灵曦堂。在提交的 120 份设计图中,世界正义院于 2003 年 6 月最终选用了多伦多哈里里·彭塔里尼建筑公司的西亚马克·哈里里提交的方案。他的设计是把整个建筑做成一个被半透明的西班牙雪花石膏和压铸玻璃包裹的穹顶,如同一座“光之殿堂”。这份设计图赢得了众多建筑刊物的称赞,并于 2007 年获得颇负盛名的《建筑》杂志大奖,它被一位建筑评论家比作“一片悬浮在天空的云彩,一场建筑学上的迷雾”。整个建筑宽高为 30.4 米,里面可容纳 600 个座位。

这座仍在建设中的灵曦堂位于圣地亚哥以北的一座小山顶上,为花园和广场所环绕。智利政府已经把这里指定为纪念国家独立 200 周年的少数几个官方项目之一。

在世界正义院 2001 年 4 月的文件中写道,随着巴哈伊信仰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洲际灵曦堂建设的完成也将为迈什里古勒—埃卡尔发展的下一阶段——建设国家灵曦堂——做好准备。只要条件许可,每一个国家灵体会都已为其首座灵曦堂的修建购买了地基,到 2007 年为止,世界各地已经确定的国家灵曦堂修建地点为 123 个。

从海法的巴孛陵殿和巴哈伊世界中心,到海法以北的巴哈欧拉陵殿,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由世界各地灵曦堂所体现出的对美的追求。200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位于以色列的巴哈伊圣地拥有“显著的普世价值”,应该被列入人类文化遗产。它们现在也加入了埃及金字塔、印度泰姬陵、英国巨石阵以及中国长城等世界知名建筑的行列。

简论当代伊朗宗教 管理的特点(节选)*

冀开运

巴哈伊教,旧称大同教,阿拉伯文 Bahá'í 的音译,意为光辉、容光焕发、美玉、漂亮。该教的得名,源自创始人伊朗的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Mirzá Husayn 'Alí Núrí, 1817~1892)。他自称“巴哈欧拉”(Bahá'u'lláh,意为“安拉的光辉”)。该教源于伊斯兰教,但又不是伊斯兰教。巴哈伊教源于谢赫派,而谢赫派是十二伊玛目派的一个支派,十二伊玛目派又是什叶派的主流,什叶派却是伊斯兰教的少数派。1844年伊朗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创立巴布教,至今仅有163年的历史,这在世界独立宗教中是最年轻的。当时伊朗属于恺加王朝。巴布教一诞生,伊朗封建王朝和宗教界就宣布其为异端宗教,其创始人在1847年被捕,1850年被处决。巴布教宣布自己就是获得第十二伊玛目知识的通关之门,继而宣布自己就是迈赫迪,是先知的再现,可以传达真主的启示。这种思想瓦解了伊斯兰教正统信仰的理论基石。^① 1850年巴布教分化为阿里派和巴哈伊派,后发展为独立的巴哈伊教。该教的领袖和主要成员受到过历代伊朗政府的迫害,有的被执行枪决,有的被流放异乡,教徒人数也少得可怜。在1921年巴哈伊教的真正创始人巴哈欧拉之子阿布杜·巴哈逝世时,全部教徒也不过10万人,大部分为伊朗人,分别居住在伊朗或中东其他地区,少部分居住在印度、欧洲和北美的35个国家,教徒已增至40万,分布到2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殖民地)。1963年4月21日第一届巴哈伊教世界正义院诞生之时,教徒人数仍保持在40万。而到1985年,教徒人数猛增至350万。而根据1922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之统计数字,到1991年全球已有540万巴哈伊教徒。他们分布在205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巴哈伊统计学者的数字,1992年已扩大到232个国家和地区。^② 巴哈伊教是信徒增长速度最快的宗教,成为在分布范围上仅次于基督教的宗教。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在自己的著作中谴责巴布教徒、巴哈伊教,下令伊斯兰政府清除这些异端。当然值得一提的是,以霍梅尼为首的主流派利用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伊斯兰革命法庭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对以大阿亚图拉(the Grand Ayatolla)沙里亚特·马达里(Madrī Shari'at)为首的什叶派之中的温和派进行镇压。^③ 因为后者的思想与霍梅尼的立国理念相违背。马达里认为

* 原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① Mir Ali Ashgar Montazam, *The Life and Times of Ayatolla Khomeini*, Anglo-European Publishing Limited, London, 1994, p. 81.

② 参见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③ Said Amir Arjomand, *The Turban for the Crown: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56.

宗教领袖为政府提供精神指导,政府由世俗的专业人士来主持。施政是政府的责任,领袖不应直接干预。当代什叶派世界的三位效法源泉胡里(Musaví Khú'í,1992年去世)、格帕甘尼(Muḥammad Golpáygání,1993年10月去世)、阿拉齐(Muḥammad 'Alí Arakí,1994年10月去世)坚持正统的什叶派教义,不接受教法学家的统治,但他们年事已高,不公开反对伊斯兰革命,对当局保持沉默。而伊朗伊斯兰政府他们敬而远之或束之高阁。^① 1985年伊朗宗教界和政界公开称呼蒙塔泽里(Montazeri)为大阿亚图拉和尊贵的教法学家,而且是霍梅尼的法定继承人。1989年2月11日,伊朗纪念革命10周年,蒙塔泽里在圣城库姆接见群众时,不仅对庆祝活动本身颇有微词,而且对过去10年的政策失误和极端行为进行了尖锐批评,指责由于内部极端主义、左派主义和政府管理水平低下,伊朗未能实现其革命目标,广大群众对现政权感到失望;伊朗在战争问题上的僵化立场和空洞口号,使世界感到畏惧,导致伊朗国际处境十分孤立。他认为教法学家只能作为整体和集体监护政府,而不是一个教法学家监护政府,更不是一个教法学家凌驾于其他教法学家之上。这与霍梅尼的政治要求背道而驰。同年3月24日,霍梅尼谴责蒙塔泽里的言行,后者被迫辞去领袖继承人的职务,并被软禁。^②

伊朗高度政治化的伊斯兰教强调意识形态的一元化领导,维护政权的团结和统一,不会实行权力共享和政治多元化,就绝不会容忍反对派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把伊朗的伊斯兰教称为政治伊斯兰教。

① 参见王宇洁:《伊朗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② 参见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页。

一个特殊的非政府组织： 巴哈伊^{*}

成亚曼

在联合国以世界和平为目标搭建的广阔平台上，活跃着一支不同于主权国家的特殊力量。它以其“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宗教信仰为基础，已经与联合国各个办公室和专门机构展开了实质性的合作，与其他非政府组织一道致力于普及教育、提高女性地位、维护社会公正、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改革等方面的事务。这就是基于巴哈伊信仰的巴哈伊国际社团。

巴哈伊教理念

巴哈伊信仰是世界各独立宗教信仰中最年轻的一员，是在伊斯兰教什叶派之一巴布教派的基础上分化出来独立而成的一种宗教，创始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1817~1892)出生于伊朗德黑兰，一生著有 100 多部著作。他后来被巴哈伊教信徒们称为“巴哈欧拉”，意思是“真主的光荣”，由此产生了巴哈伊教的教名。

巴哈伊教也是目前世界上成长最迅速的新宗教之一，据 2003 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年鉴》统计，巴哈伊教是世界上分布第二广泛的宗教(仅次于基督教)，出现在 218 个主权国家及属地，其圣典迄今已被翻译成了约 800 种不同的语言。清华大学第五任校长曹云祥先生曾在翻译巴哈伊教经典时，认为其社会主张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世界大同”理想相通，故将其翻译为“大同教”，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 1990 年。

巴哈伊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排斥其他任何一种宗教，认为各大宗教虽名称不同但来源相同，而且信奉的本质也是相同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著名的巴哈伊灵曦堂里，有各个宗教的信众在诵读不同的经典，这些也都被认为是巴哈伊的经典。然而，它也不是各大宗教的简单拼凑，它将宗教伦理化、理性化，比起教义的传播更重视行为对人的感化，提倡独立探求精神，不盲从任何信条或信仰。

它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对世界文化的态度上，珍视和提倡文化的多元性，努力实现“多样性的统一”，追求一种超越国籍、种族、肤色、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隔阂的世界文明，种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在这里便没有存在的余地。

巴哈伊教的现代性表现在其对于现代化作出的积极回应，主张一个全球性社会的繁荣必须消除

^{*} 原载《百科知识》2011 年第 12 期。

形形色色的偏见,两性之间实现完全平等,消除贫富极端差距,普及教育,实现科学与宗教和谐,在保护自然环境和发 展科学技术之间保持平衡,基于集体安全和人类一家的原则,建立一个世界联邦体系。

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上,分布在全球的巴哈伊社团通过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办事机构处理国际社会相关事务。根据巴哈伊教内网站的数据,目前社团成员涵盖了来自全球大多数种族、信仰与文化的人们,包括逾 2100 个不同的种族族群。社团的集体生活采取无记名投票多数制的选举方式产生理事会,管理巴哈伊信仰的地方及国家性事务。所有成年信徒具有同样的选举及当选资格。

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工作主要由几个专门部门处理,包括:秘书处、驻联合国办事处、公共信息处、环境部、妇女发展部以及其直属社团全球繁荣研究会——一个非营利性的教育和研究组织。巴哈伊国际社团的主要事务部门设于海法市的巴哈伊世界中心,在纽约、日内瓦、巴黎和耶路撒冷设有办事处,在亚的斯亚贝巴、曼谷、内罗毕、罗马、圣地亚哥、维也纳设有代表处。

与联合国紧密合作

巴哈伊教提倡的天下一家理念要求重视实践,将宗教事务与全球治理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国际舞台上,巴哈伊国际社团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性事务,其与联合国的合作可以追溯到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哈伊社团在瑞士日内瓦国际联盟总盟设立了第一个办公室。到了 1948 年,巴哈伊国际社团成为联合国的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之后就成为联合国框架内非政府组织的活跃力量。尤其是 1970 年以后,巴哈伊社团一直担任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部门的顾问,与联合国环境署、世界卫生组织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还是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如“共同未来中心”、“全网络教育”、“促进非洲食物保障”等的成员。现在巴哈伊在纽约和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内都设有办公室,并主导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了环境与妇女发展办公室,经常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在全球发展方面建言献策。

巴哈伊代表在联合国一些相关组织内担任领导,包括非政府组织公共信息行政委员会、宗教性非政府组织委员会、价值观决策会议、联合国改革的新纪元非政府组织网络、妇女地位委员会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除了在联合国机构内部提出发展建议之外,巴哈伊国际社团也身体力行,在落后地区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推行了切实有效的行动计划,捐助开发建立了地方医疗诊所、儿童教育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结合各地情况推行农务发展计划、戒酒辅导帮助、推动福利开发、保障基本营养等。其中一项由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巴哈伊国际社团联合主办的实验计划名为“用传统媒介促进变革”,它在非洲等地以戏剧、歌谣和舞蹈等方式试图提高妇女的地位,别开生面地把有关发展交流的重要观念与促进男女平等结合起来,并以此初步推动整个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像这样的行动还广泛存在于其他各项事业,在联合国机构组织里、在发展中国家最落后的地区,都可以看到巴哈伊人士为了共同发展而积极助人的身影。

信仰支撑和现实影响力

根据巴哈伊教的教义,人类现今已经进入成熟期,正是这一点使得人类一家的统一以及一个和平的全球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这也是巴哈伊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的信仰支撑。巴哈伊信仰所倡导的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的原则包括:摒弃所有形式的偏见;保证妇女与男子享有完全均等的机会;承认宗教真理的统一性及相对性;消除贫富极端;实现普及教育;人人负有独立寻找真理之责任;建立全球联邦体系;承认真正的宗教信仰与理智及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之间的和谐统一。这些理想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联合国的奋斗目标相一致的。

巴哈伊教提倡每一个信徒独立运用理性和科学探求真理,不应当盲目地崇拜和服从。出于“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的理念,巴哈伊教徒认为自己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应当尽力为和平、团结和发展的事业做得更多。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巴哈伊国际社团从整体上具备了慈善性国际社团的要素,对于现实世界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和责任感,这是巴哈伊教的显著特征,也是巴哈伊国际社团在世界各地进行志愿活动的信仰动力。

联合国作为当今影响力最大、最具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通过“集体安全”的方式在缓解地区冲突、协调政治经济关系、提供人道援助、制定未来发展计划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联合国为巴哈伊国际社团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巴哈伊国际社团在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下积极行动,它提供的改革建议、制定的发展计划为联合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丰富资源,它在提供志愿服务的同时,也为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增添了亲和力与人文关怀。